

〔非虚构写作〕

## 婚姻的指针



□张伟超

夜幕低沉,高楼的灯火犹如星辰般点缀着天际。他的身影在灯火的映衬下被拉长,投射在清冷的湖面上,仿佛与另一个世界相连。空洞的眼神凝视着湖水,那里既倒映着城市的繁华,也映照出他内心的孤寂。就在这时,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,声音既遥远又模糊,明明就在耳边,却像被囚笼隔离一般。他深吸一口气,带着迷茫与无奈,接起了电话。

晨风,一年四季雷打不动穿着通勤衬衣与长裤,任谁看到他,都明白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,并无丝毫特殊之处。然而,当这个“催婚”电话响起时,却无人知晓,他将面临两段失败的婚姻。

我们该如何描绘一个社会,又如何叙述在社会中生存的芸芸众生呢?或许,社会就像一只滴滴答答、不知疲倦的时钟,而芸芸众生则必须听从这时钟指针的指挥,尽力与之相匹配。

晨风从大学毕业,通过校招顺利加入本地一家企业,虽然只是基层岗位,收入却相当可观。显然,当社会的时钟指针指向晨风时,他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
然而,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成就带来的快乐,时钟的指针已经跳跃到了下一格。

“你现在工作也稳定了,还不赶紧找个对象结婚?”父母总是像时钟的推动者一样,不断地催促着他。对晨风而言,婚姻这两个字背后蕴含的是无尽的争吵、对抗与妥协。父母的婚姻有着原始的内核——那不过是两个陌生人,在共同面对生存危机的恐惧时,所缔结的一份互相扶持的契约。然而,随着时间流逝,生存危机逐渐消散,这份契约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。多年来建立的感情,如同空中楼阁,在无休止的争吵和愤怒的咆哮中,摇摇欲坠。

因此,婚姻对晨风来说是一个不愿触碰的话题。当然,他内心深处仍对婚姻怀有朴实的爱情憧憬,渴望找到一个志趣相投、性格相合、三观一致的另一半,与之在浓情蜜意中携手走到生命的尽头。“我要找一个我爱,且爱我的人结婚”,这是晨风首次袒露他的婚恋观。

但这种婚恋观很可能只是一种虚幻。

显然,每天生活在两点一线的晨风,并没有太多接触异性的机会。因此,无论内心有着怎样的憧憬,28岁的他,在一次次相亲和妥协中,曾经的浪漫憧憬逐渐褪色,变成了如今的“过日子就行”。

又一次结束相亲的晨风,站在公园的人工湖畔凝视着湖面,手机突然响起,是父母的来电。电话那

头,父母的怒吼声震耳欲聋:“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条件,就知道挑挑拣拣!”面对这样的指责,晨风选择了沉默,没有再进行反抗。他平静地回应:“挺好的,你们看着安排吧。”

人类擅长运用工具,也凭借这些工具攀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。然而,当一个人没有工具可用时,他自身便会成为最后的“工具”。因此,当一个人如此平静地接受命运,我们应小心避开他隐藏的“锋芒”。

婚礼当天,两位新人微笑着完成了婚礼仪式。不知是婚礼的繁琐让他们感到疲惫,还是对新生活的忧虑使他们心生畏惧,新人的笑容显得如此僵化,仿佛戴上了面具。透过这副假面,内心则是深不见底的黑洞。

此刻,社会时钟的指针似乎也开始踌躇起来。新人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,让父母的催婚话语硬生生地哽在喉间。他们究竟为何而争吵?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,也不存在背叛,只是两颗尚未完全熄灭热情的心,在同一个囚笼中相互碰撞,以往对爱情、对婚姻的憧憬作为燃料,不断地燃烧,挣扎。

自然而然,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。

“以后你好好生活”,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,晨风的前妻对他说了这句话,作为他们之间的最后告别。那次争吵后,离婚的怒吼如同一把锋利的刀,割开了两人之间的纽带。这个决定,就像燃烧后的轻雾,缭绕在两人的心头,渐渐地,它变成了现实中的选项。

他们曾在近乎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错误地结合,幸运的是,他们仍有选择分开的勇气。踏出民政局,两个人体会到了什么叫作“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”。

对于晨风而言,这是他将自己化为“工具”,从而实现的复仇。当那隐藏的“锋芒”最终指向曾经逼迫自己的父母时,他才恍然大悟,自己真正伤害的其实是那些唯一真正爱着他的人。房间里,只有电视的背景音在冷冷地响着,一瞬间变得苍老的父母没有向他吐露过半点不满或责备,只是不断地呢喃:“都是我们害了你。”

当来自时间长河的沉重影响,从皮肉、骨骼乃至灵魂中一点点抽离时,晨风感受到了片刻的自由。他饶有童趣地挥挥手,仿佛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能飞起来,逃离这一切。然而,这种轻盈感不过是来自身体内部空洞和虚无。

“我要找一个有趣的灵魂。”晨风为自己设定了新的婚姻目标,他渴望找到与自己如拼图般完美契合的另一半,希望能在灵魂的深度交融中携手走过人生。然而,已经33岁的晨风并未意识到时间的宝贵,所

谓的精心挑选,或许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甜蜜梦境。

当晨风满怀欣喜地推开门,向父母宣布:“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,我准备和她结婚”时,父母流露出一种令人陌生的怯懦。他们喃喃地念叨着:“你好好就行,爸妈都听你的。”

幸运的是,晨风确实找到了拥有有趣灵魂的伴侣。她走遍大江南北,如今带领晨风一同领略烟雨朦胧的江南美景,雪山巍峨的新疆风光,椰林轻曳的海南景致,以及蜿蜒万里的长城雄姿。这些曾经只在晨风灵魂深处悸动的景象,如今都被她带领着一一呈现在眼前。近乎梦幻般的生活,让晨风轻易地沉醉其中,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

可惜的是,晨风并未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直到与她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,他都未曾意识到,自己爱上的其实并非一个具体的人,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

隐患,在他们初识时便已悄然埋下。她确实充满趣味,但当晨风与她沉浸在游历大江南北的欢乐中时,两人始终未曾触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。或许,灵魂的自由飘荡本就是因为忽略了现实的阻力,然而,随着银行卡余额的不断减少,晨风不得不重重地坠回现实的地面。

两个原本有趣、飘荡的灵魂,回到沉闷、枯燥的家中,两个“具体”的人不得不面对生活的琐碎与繁杂,同时还要填补灵魂坠落后在各自内心所留下的空洞。尽管他们尝试了许多方法,最终还是重蹈了父辈的覆辙,开始了无尽的争吵。在无数次伴随着餐具破碎声的怒吼之后,他的第二段婚姻也走向了终点。

不同的是,第一次离婚是深思熟虑后的一别两宽,这一次,却是两不相让后的永不相见。

城市中,社会的时钟依旧在不息地跳动,无数人被这股洪流裹挟着,不由自主地向前行进。然而,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晨风,已经深刻体会到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与所谓的诗与远方。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外界的期望或某种抽象的概念来生活。”一次聚会中,他向我坦诚地吐露了这句话。我深知,现在的他已经真切地明白了自己内心所求,他的灵魂再次获得了自由。

或许有人会好奇,晨风现在过得怎么样了?他是否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对象,获得了完美的爱情?我并不想直接公布答案,而是想借此抛出一个问题:“一个精神充实、明确自己需求,并且对感情仍然保持憧憬的人,他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?”

(本文为青岛市作协会员)

□刘钰

整理老屋的抽屉时,意外在角落里发现一枚古币,借助微弱的光,隐约可见“天禧通宝”四个小字,斑驳的字迹诉说着飞逝的往昔,给人古朴久远之感;独特的造型——圆形方孔,某种程度上也是古人“天圆地方”思想的体现。

看着这枚古币,记忆被拉回初中时代。和今天一样,那是个闷热的中午,从村后山坡下淘渠回来的祖父,一脸神秘地说要给我看看个东西,说完打开握紧的手,一枚铜币静静躺在他的手心。我接过来端详,心中感到惊讶,这就是历史书上多次提及的圆形方孔钱?

不得不承认,眼前这枚古币有些丑陋,褐色的表面坑坑洼洼,用纸巾擦拭多次,才能依稀辨认上面的文字,拿出一元的菊花硬币比对,更是相形见绌。短暂的新鲜感过去,古币被我扔在抽屉的角落,没几天便忘却了。它的出现,犹如向宽广的湖面投掷了一颗小石子,没有掀起任何波澜。

抽屉从此成了它的新家,这一住便是九年。九年时间,对诞生于金戈铁马的北宋的它而言,不过是白驹过隙。看着表面泛出的铜绿,那是岁月的积淀,千年过去,不知它到过多少地方,遇到了多少故事。也许,它曾与千百同伴一起缠在商贾腰间,游历过热闹繁华的开封城,虎踞龙盘的应天府;也许,它曾几经流转,甚至一度随主人颠沛流离,刚成为某个夫夫血汗付出的酬劳,不多久又换得一碗米粥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……到过的地方越多,经历的事也就越多,某一天,它预见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将结束,便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。好不容易等到机会,它离开人们的视野来到荒郊野岭,与鸟兽花草为伴,从此默默无闻。不知过了多少年,它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模样,于是,在水流的助力下随泥沙漫游远方,累了就挑一处安静的地方定居,任凭时光将它轻轻掩埋。本以为它的故事就此结束,偶然让它重见天日。

再度将它拿起,只觉沉甸甸的。可惜古币不会说话,否则,定要听它把千年来亲历的故事一一讲述。万物有灵,古币亦是如此。它知道,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,自己的舞台谢幕了,它一心追求隐居的生活,即使偶然落入尘网也要想尽千方百计逃离,回归自然。

看完古币,我随手将它揣进了裤兜,殊不知这个小小的举动为后来的遗失埋下了伏笔。一天下午出门散心,登坡眺望,右手习惯性地插进裤兜,指尖碰到一个坚硬的物品,取出看时,竟是那枚古币。

回到家,原想把古币收藏起来当个纪念,怎料翻遍衣裤的口袋,却什么也没有,看样子是下山时丢失了。我知道,返身寻找注定是徒劳的,心中不免一阵惋惜。转念又想,几百年前应该也有和我一样的人,丢失的古币才会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来到我这里,谁知九年后,同样的故事重演。

当天空被悄无声息地涂成黑色,不知名的小虫开始肆意高歌。望着村后山坡的轮廓,我陷入沉思,山野之广阔,也许,古币此刻正躺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,以风为酒,陶醉于夜空的美妙,继续享受它的隐居生活。

(本文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,曾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)

〔后浪奔涌〕

## 一枚古币